



方谷遺藁

中

~ 16
3270
2



門八16
號 3270
卷 2

冊 三
號 文
函 十

方谷遺稿卷中



劉黃論

決天下之大事、救天下之大患、文人策士常易言之、
而人主大臣或難用之、難用之者、出於慮患之深、而
易言之者、由於經事之不多也、唐文宗時劉黃對策
極言宦官之禍、而擯斥不用、天下萬世所共憤惋、而
以余觀之、未免其為易言也、蓋一代大患伏於初盛

備中 山田球

門人 三島毅

義孫 山田準

校



之際、而見於晚衰之後、蟠錯深固、不可拔去、猶人之
大痾萌於少壯、而發於老羸也、爲醫者不察其因、遽
欲投峻劇之劑而治之、則身命先亡、而疾竟不可救
也、黃之論宦官是已、夫唐一代之禍、每起於內廷、宦
者之橫、職此之由、其源已在太宗、而見於武后、盛於
玄宗、至德宗內主禁軍、外監藩鎮、天下兵權悉在其
手、以至肆弑逆之惡、是豈朝夕之故哉、而黃於一對
策之際、大聲疾呼、欲使之復掃除之役、夫操天下之
權、肆弑逆之惡者、烏能束手就掃除之役乎、強行其
意、則其爲變豈可測哉、無他、黃一文士、不多經天下

之事、故其易言至此耳、當時大臣斥之者、亦不爲無
所見、而文宗陽斥其身、而陰用其言、後三年有宗申
錫之死、七年有甘露之變、其禍益甚、而事竟不可爲
者、黃之言蓋激之也、唐中晚大臣、德莫盛於楊綰、而
材莫優於李德裕也、綰之爲相、天下大弊改革殆盡、
而獨不能止監軍、至德裕則自謂天下有大勢、北軍
是也、彼二人者、非不知其禍也、然唯其經事之多、故
慮患也深、竢時計勢而後發、不如黃之易言也耳、然
則擯斥黃者是邪、曰、是亦不然、以一布衣之賤、直言
天下大事、奮不顧身、氣節之烈、誠有足貴也、爲人主

者、宜甄拔其身以伸志士之氣、而其言則斟酌隱忍、不可遽用之也、而文宗則反之矣、余之論此、亦非惡黃而斥之也、特戒遽用其言、而不慮其患、如文宗者、

牛李論

牛李之黨、吾不知孰是也、然史稱李之黨多君子、牛之黨多小人、則不得不一言於李也、夫人之有黨何起哉、起於不能相容焉、小人不能容君子、固其常矣、君子而不能容小人、何以君子為、或謂漢之黨錮、宋之姦黨、豈非君子乎、曰、是君子之過也、然十常侍之污穢朝廷、蔡章之壞亂國家、漢宋之亡、職此之由、則

諸君子之與之相拒、雖未免已甚之過、而其心則為公、不為私、不害其為君子也、德裕之得志、悉舉用其黨、而逐不附己者、後坐誣吳汝納、竟獲大罪、夫僧孺諸人、雖純駁不同、皆有材之士、苟用之、足以利國家也、其他稱為小人者、亦不至如漢宋之甚、則待之豈無道哉、若夫汝納之獄、雖證據未明、而世皆以為吳氏德裕所憎、則天下之目有不可掩者、由是觀之、其不能相容者、特修私怨以相軋耳、焉得以漢宋二黨而恕之哉、抑吾有更責於德裕者、夫黨禍之結、殆四十年、當是時、宦寺肆惡於內、藩鎮方命於外、唐室之

患莫大焉、而滿朝士大夫護同伐異、日構私隙、而莫知彼二患暗乘其釁者、欲解其難而銷其患、非望之君子而其誰望耶、嚮使德裕有君子之心、則務布公平之政、雖其不附己者、可用則用之、不可用、亦安撫其身、使不至失其所、則彼小人者、皆感悅愧服、將革其心、以為我之用也、然後協合人心、齊整朝綱、漸為之計、則何患於宦寺之不除、何患於藩鎮之不服哉、其不知出於此、益構其難、而長其患、猶強敵在前、而日營私鬪、抑亦何心哉、傳曰、不有君子、何善其國、不善其國、而謂之君子、吾不信也、蓋德裕之才過於僧

孺、其所引用亦多有材、故作史者稱多君子耳、至其偏私狹滯不能相容、則其間不能以寸、要之為小人之歸耳、概謂之小人、無足論者、苟謂之君子、則不得不一言也、

楠中將論

欲達輪迴之途、而不能成經世之業者、佛氏之妄也、欲成經世之業、而不能達輪迴之途者、俗士之陋也、已達輪迴之途、又成經世之業者、楠公中將是已、蓋不明於輪迴之途、則不能成經世之業、不能成經世之業、則於輪迴之途、失其所往、是公之所以能兼二

者也、二者輾轉相因、使天下之事竟終於不可爲者、余夙有見於此、乃欲有斥妄與陋之非以告天下之士、今詳考公所爲於斯世之迹、益知我見之不謬也、請今詳論之、夫撥天下之亂、除天下之逆、以定萬世之業、抱志之士皆奮臂而起、挺身而赴、然或中途而廢、或僅成而忽敗、或計其無成而不肯爲、幸而有成、出於牽強之爲、不免苟且之計、不久而失之、及貽禍於後世、要之同終於無成其志、此其所視之局、而所期之迫、不達輪迴之理之過也、夫治亂相代、順逆互爭、孰非輪迴之所致、此豈一身之所能任、而一生之

所能了哉、故明於其途者、不幸遭亂逆之起、則運宏遠之謀、絕局迫之念、不恃現在之身、而分任於後身之多、不限目今之生、而了事於他生之久、紆餘委曲、乘時因勢、期成於千百年之後、何亂不可撥、何逆不可除、而所成之業、萬世無墜、此則佛氏之所不知、俗士之所不達、其在我邦、獨有楠公其人而已、夫撥亂除逆、公一生之志業、而天運有未可、逆徒屢犯闕、所獻之策、沮格弗用、知今世之業果畢於此、快死於一戰、以期功於來世、乃七生殺賊之誓、兄弟同志、其言果驗於二百餘年間、使姦賊君臣子孫日相屠殺、至

於殆絕其種、皇統之尊、與日月並懸、以至今日、嗚呼亦偉矣、蓋公本天部化身、於輪迴之理、明了覺悟、期事成轉生之後、猶歷一夕之寢、而計明日之事、一言之誓、確乎弗違、昭昭乎有如此者、今天下之士皆考公之所為、以明輪迴之理、去俗士之陋見、而倣公之偉迹、則何亂不可撥、而何逆不可除、所謂經世大業、亦何患於無成焉、然公七生轉身之迹、當時必有其人、而神變竒幻、世固不及知焉、且我邦中古士人大率不學無術、初不知輪迴為何物、是以舉世曹焉、卒無知其故者、此亦無足怪者、但至於史乘之作、則成

學人之手、而公臨死之誓、徒餘其言、而不究其故、

水府

史及山陽外史皆載其誓詞 豈啻不究而已、又有非而斥之者、鳩巢

駿臺雜話以公誓言為可鄙 使天下有志之士皆倣其言、爭而非

之、至於與俗士之陋、皆同其歸、是可歎而已、雖然亂逆交起、何代無有、撥除之功、非望之於天下之士而誰望耶、故今詳論公之所以明於輪迴、以曉天下有志之士焉、或謂輪迴之理果如此乎、今世之事不可復為、則拱手以待來世可乎、曰、噫、胡為可哉、是則不知經世之道、而輪迴之途亦失其所往、乃類於佛氏之妄者矣、夫輪迴之途、視今世之所嚮、而知來世之

所往拱手於今世而無所爲、其往於來世、尚得成何事業哉、其亦不覩公之事乎、公之軍於攝津也、得上宮太子之讖而讀之、乃知治亂之數定於千古、魚鳥之爭已驗、獼猴之掠、天下果出、則一元之歸、未知其在何時也、然而公尚能崎嶇於百戰之場、未嘗懷一日之安、終至於以身殉國、奮臨死之志、以達於七生之後、今生之所嚮、精勵奮發、能如此、來世之所往、乃莫不如志、經世之業自成於其間焉、此豈可與夫佛氏之妄同日而語哉、世之學佛者、飽食暖衣、抗禮於士大夫、而於世之治亂安危、漠然無所經意、有人問

之則曰、來世來世、其爲妄孰甚焉、彼徒而受生於來世、吾斷知其不爲蠢然之昆蟲、則爲莽然之草木也、然彼既因前世之業、爲此無用之人、且以方外自居、則在所舍而不問焉、吾懼天下之士當亂逆交生之時、尚爲拱手之觀、相率爲佛氏之奴、受生於昆蟲草木、天下之亂雖經百世、無所底止也、故又論公之所以能奮勵於今世、以戒天下之士焉、

吾嚮作楠公論一篇、已成、有投筆而歎者、嗚呼、世之治亂順逆、皆在輪迴之所致、而夷狄之交盛、宇宙形勢之大變、至今日而極矣、其亦有致之者歟、

使公生今之時、任今之事、其經世之業果何如也、吾推古而考今、有料知公之所爲於今日者矣、今夫魯狄迫自北、墨夷至自東、英佛諸戎吞竺破清、萬里捲地而來、我邦孤立於一隅、以當三面之衝、其勢我不攘而殲之、則彼將益來而迫也、何以異於夫建武之變、亂逆四起、王室岌岌者哉、夫夷狄之致盛、非有其德、而我之迫危、亦有何不德、唯夫輪迴之旋轉於數百生、往來感應、以成此形勢之變耳、此豈彼持局迫之見、恃一身而限一生者之所能制其變哉、獨有待於明於輪迴之途、而成經

世之業如公其人者也、吾想使公有爲於今日、亦無異建武之時、獨其期之久、而謀之遠、必有百倍於當日矣、若夫崎嶇百戰、竭力於今世、以至殉國、亦有過於當日之烈者、何哉、夫建武之亂、不過我環海之內、猶不得不待於七生二百年之後、今也舉五州萬國之夷而當之、茫茫土壤、何啻百倍於我、况夫形勢之變、成於數百世之久、即欲攘而殲之、雖以公之英略、亦不期之於數百生幾萬年之後、吾知其無能成也、雖然欲成之於數百生幾萬年之後、則自今生之業始、今世之業猶一燧之火

乎一燧之火纔傳於草、炎炎弗已、可以燎百里之原、遠百里之原、而不鑽一燧之火、豈有可燎之時哉、竭力於今世之業、猶水之源而木之根乎、欲其流之長、先深其源、欲其枝之茂、先固其根、今欲期百倍之久、而收百倍之功、吾又知公之竭力於今世、有過於當日之烈也、嗟乎使公生今之時、任今之事、其成之不易、有如此者、而况於不及公萬々者乎、吾聞今之制夷狄者、非主戰則專和、主戰者乃不知形勢之所由變、求一時之勝、而圖一生之功、所謂俗士之陋者、專和者、委之時運不可如何、

聽彼所請、以任其猖獗、拱手坐觀、以待時之至、其亦類乎佛氏之妄者矣、嗟乎擾々人世、欲求如公所爲者、不可復得、而况於百倍焉者乎、夫天下之事如此、則夷狄之盛、卒無之能制者、而宇宙形勢之變、未可知其所底止也、此亦非夫輪迴之所致耶、

信玄論

當攻伐之世、克成全勝之功者、不在於其善戰、而在於其善和也、善和者、欲攻其西、先和其東、欲伐其北、先和其南、是以莫有後顧之患、而得專力於一方、全

勝之功於是乎成矣。惜乎以信玄氏之雄圖，不能計於此也。夫甲之爲國，四戰之衢也。信玄恃恃一國之力，當四面之敵，西攻濃，而不能東和相，北伐越，而不能南和參，是以終身攻伐，徒疲於奔命，雖戰常勝，而其功竟無成者，無他，不能善和之過也。雖然，信玄氏之智，而寧有不及於此者耶？彼蓋恃戰之力，悍然自謂天下之邦無足與和者，是以兵愈出，而敵愈多，戰愈勝，而國愈危。嗚呼！又不思之甚也。世傳信玄臨沒，戒子勝賴，令與越連和，其意蓋謂我善戰，不足與和，勝賴不善戰，不可不與和，此其恃戰而不肯和之衷。

可觀矣。信長之將西征也，東與神祖和，秀吉之將東討也，西與毛利氏和，設使二公與信玄交兵接戰，決勝於一時，則或不能爲之敵，而略地拓疆，克成全勝之功，不可同日而語者，亦善和之力也。

豐公論

興亡之數，有天焉，有人焉。豐臣氏之所以興，與所以亡，天也，非人也。何以言之？宋人論周世宗，以爲太祖之驅除，豐公者亦我神祖之驅除矣。然則其興也，爲神祖而興焉，非公之功也。其亡也，爲神祖而亡焉，非公之罪也。天也，非人也。由此論之，天之降大人於世。

也將戡數百年之亂、以開泰平之運、夫數百年之亂、非一人之力所能除也、於是乎必勃焉暴起之人出、驅英雄、而鋤強梗、縱橫搏擊、芟夷略盡、而後授之夫、人焉、有秦于漢、有隋于唐、有周于宋、皆天也、故其興也、非有深仁高義過人之德也、乘時中機、動如其意、舉一世豪傑、莫之能當、其亡也、非有積惡大愆得罪于天下也、鴻業漸滅、四方瓦解、恩將宿臣、悉為讎敵、何則、天之所命、非人之所能為也、若豐公者是已、當公之時、先有見於此者、獨小早川隆景、平右府之遭弒也、隆景論公謂、天下之亂久矣、天若生豪傑以平

其亂、則其在於斯人乎、然則右府之禍、天幸於斯人也、嗚呼、隆景可謂能知公者矣、然彼獨見右府之死、幸於公、而未見公之興、幸於神祖也、世之論公者、尚徒拘拘乎其所為之迹、乃謂公之興、繇某功、其亡、繇某罪、亦異乎隆景氏之見矣、

其二

余讀史、每至豐公西征之事、未嘗不歎其志之大、而惜其計之失也、世之鄙儒、乃謂、公斯舉好事、勞民之甚者、不如止也、斯輩所論、曷足共語英雄之大志哉、夫風雲之會、乘機而起、展其材、奮其力、必達其所志、

而後止者、英雄之事也、公之西征、其志定於行間之
日、蘊蓄積鬱、俟時而發、欲其中止得哉、且人之立志、
有大有小、孰能均之、有圖一邑者矣、有圖一郡者矣、
有圖一州者矣、今論其圖一州者、以謂奚不一邑而
止焉、好事勞民之甚者矣、雖五尺童子、將笑其陋也、
夫豐公者、其志圖六合者也、而論者欲其纔一東隅
而止焉、猶以一邑論一州也、焉得免童子之笑乎、故
曰斯輩之論、不足共語英雄之大志者也、或謂異域
海外非我之所當有、是亦井蛙之見耳、自小觀之、一
身之外、皆他人之有也、自大觀之、萬國一體、奚別海

內外哉、嗚呼、公之志可謂大矣、獨怪當此時、明主驕
昏、久失其政、土崩之勢、岌岌不支、滿虜一呼、億兆解
髮、相去幾時、公之明機、已有見於此、席卷其地、臣服
其民、宜易於反手、而大衆久頓、連年不決、何也、坐於
計之失也、何謂計之失、曰公之失計在爭朝鮮也、夫
攻人之城者、攻郭外之小壘、不若直衝內城之要且
速也、彼朝鮮者、明國郭外之小壘也、即爭而獲之、未
足以病彼也、分其兵、廻其艦、遠出其南、齊魯吳越、瀕
海萬里、孰非可攻之地乎、此其衝內城之術也、夫以
公之偉略、與我兵之勇武、一用此計、則彼二都十三

省、縱橫鼓行、刺其鬚、斷其袂、使其人悉爲大東君子之俗、吾見其果不難也、夫然後公之夙志亦可以少酬也、夫其計不出於此、二十萬之衆、相拒于區々一方之地、師老力屈、使畢生之大志終于無成、此余之所以獨惜于公也、

論諫死

諫死之臣、駢首於西土、而我則晨星寥落、至於殉難死節、則我百倍於彼矣、同一死也、而其所以死、何以異途、論者謂我俗習於武、而拙於文、不能明辨是非、以曉主、故然、乃或有以是病我者、嗟乎、何爲然、此自

宥陰曰、和漢國俗之異同判然、亦人未嘗道到者、

有其本也、苟究其本、則我俗之美、所以勝彼者、反在於此、何謂本、曰、彼爲人主者、革命易姓、以爲常、有德則君、無德則讎、我則百王一姓、有德亦君、無德亦君、彼之所尚、在德而不在位、我之所尚、在位而不在德、尚德者、下好伺上、上有一不善、則必見之、見之不置、必至言之、是以忠義之臣、諫之於內、諫而不聽、繼之以死、不義之徒、謗之於外、謗而不已、携貳離叛、甚則至於倒戈、此其所以諫死多而殉難少也、若我之俗、則不然、歷世之主、尊之如鬼神、信之如著龜、親之如父母、見其善、而不見其不善、即見之、亦不忍言之、隱

又曰、三百年
來養士朝、如
何文武悉皆
逃此明末乞
人詩也、而唐
亦亦然、以炤
我無道之主
之末路、益足
見東西國風
之異同、

蔽回護、唯恐人知之、焉有激論其非、以顯己之直邪、
北條高時之昏逆、死其難者百千、而未見以言獲罪、
後醍醐中興、再敗已兆、新田楠諸公、唯知致身於王
事、而未聞其伏闕攀檻、一嬰逆鱗、至於近世、武田氏
之將亡、老臣宿將、爭死於鋒鏑、而亦莫伏刃於言路
者、此豈非世所謂忠臣義士、殺身不悔者耶、又豈不
能豫知國之敗亡者哉、然其心則謂與其揚言君之
惡、寧以身與俱亡、一死國事、臣道盡矣、此我忠義之
氣、所以鍾於殉難一途、而何怪於諫死寥落哉、設彼
尚德之徒、議之、明謂之妾婦之忠、謂之從主於昏、謂

之不能見機而作、而殊不知我邦百王一姓、上下成
俗、唯知有君、而不知其他、與夫朝夕易姓、視君如傳
舍者、異其途、蓋在於此也、然則諫死之事、非耶、曰、不
然、物各有弊、彼以諫死、亦忠之至也、而本於其好伺
上之心、則其弊一變為矯激、為忿戾、為求勝、為沽名、
而愛敬之誠、掃地矣、我則無是也、獨所憾者、不先事
而救之、死無補於國、猶且自安以為足、亦非其弊耶、
然則為之如何、曰、以我尚君之心、行彼尚德之諫、則
庶幾矣、且夫矯弊者、不厭其過、唯明主有見於此、故
曰直諫難於一番槍、善哉其矯之也、

又曰一結又
出意表

余弱冠時作皇朝唐土國體異同論既成不
意未敢就正有道今讀此篇不覺嗒然自失

辱眷弟鹽谷世弘妄批

論理財上

理財之密無密於今日而邦家之窮無窮於今日矣
畎畝之稅山海之入關市舟車畜產之利毫絲必增
焉吏士之俸貢賦之供祭祀賓客輿馬宮室之費錙
銖必減焉理財之密如此且行之數十年而邦家之
窮益不可救府庫洞然積債如山豈其智未足耶其
術未巧耶抑所謂密者尚疎耶皆非也夫善制天下

宏陰曰非親
乎文字之外
者不能吐此
言
又曰真頂門
一針

之事者立乎事之外不屈於事之內而今之理財者
悉屈於財之內矣蓋昇平已久四疆無虞列侯諸臣
坐享其安而財用一途獨為目下之患是以上下之
心一鍾於此日夜營々謀救其患而莫知其他人心
日邪而不能正也風俗日薄而不能敦也官吏日汙
民物日弊而不能檢也文教日廢武備日弛而不能
興之張之也有舉而問焉者乃曰財用不足奚暇及
於此嗚呼此數者經國大法而舍而不修綱紀於是
乎亂政令於是乎廢財用之途亦將何由通焉然而
徒較計增減於錙銖毫絲之末豈非屈於財之內者

耶、何怪於其理之愈密、而其窮愈不可救哉、一个之士蕭然赤貧、室如縣磬、既中生塵、而脫然高視、別有所立、而富貴亦從而至矣、立乎財之外者也、匹夫匹婦所希、不過數金、而終歲齷齪、求之不得、饑餓困頓、卒至以死、屈於財之內者也、今堂々侯國富有邦土、而其所為不及一个之士、而與匹夫匹婦同其愚陋、不亦可大哀乎、三代之治無論已、至管商富強之術、聖人之徒所耻言、然管子之於齊、尚禮義、而重廉耻、商君之於秦、固約信、而嚴刑賞、此皆別有所立、而未必區々於財利也、唯後世興利之徒、瑣屑煩苛、唯財

又曰、亦是公議

之務、而上下俱困、衰亡從之、此亦古今得失之迹、昭昭者矣、今明主賢相、誠能省于此、一日起然卓立於財利之外、出入盈縮、委之一二有司、不過時會其大數、乃明義理以正人心、芟浮華以敦風俗、禁貪賂以清官吏、務撫字以贍民物、尚古道以興文教、奮士氣以張武備、綱紀於是乎整、政令於是乎明、經國大法莫不修、而財用之途亦從而通矣、自非英明特達之人、其孰能誠之、

又曰、以下理財長策、即明其義、而不謀其利者、

又曰、以義為利者、不計利、而利自生、

在安永天明間、諸侯之窮乏、以米澤為最、從鷹山公興、而除弊修政、豐富乃甲天下、無他、由是

英明特達之主、舉賢任能、勸學明道、而不屈於財之內也、內外屈伸一語、尤足稱名言不朽、

辱眷弟鹽谷世弘妄批

論理財下

立乎財之外、與屈於財之內、已得聞其說矣、敢問貧土弱國、上乏下困、今欲整綱紀、明政令、而饑寒死亡先已迫之、欲免其患、則非財不可、然尚立於其外而謀其他、不亦迂乎、曰此古之君子所以務明義利之分也、夫整綱紀、明政令者、義也、欲免饑寒死亡者、利也、君子明其義、而不計其利、唯知整綱紀、明政令

宕陰曰孟子又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致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為也、之言、蓋可為二字中、有無量云、為在是亦利自義生者、又曰、有此見解、始可以不屈乎財之內

而已、饑寒死亡免與不免天也、夫以蕞爾之滕、介於齊楚、侵伐破滅之患日迫、而孟子教之以彊為善而已矣、侵伐破滅之患、有甚於饑寒死亡者、而孟子所教不過如此、則貧土弱國、其所以自守者、亦無餘法、而義利之分、果不可不明也、義利之分、一明、而所守者定矣、日月不足為明、雷霆不足為威、山嶽不足為重、河海不足為大、貫天地、度古今、不可移易、又何饑寒死亡之足患、而區々財用之足言哉、雖然、又不言利者、義之和乎、未有綱紀、整政令、明而不免饑寒死亡者也、尚迂此言、而曰吾有理財之道、可免饑寒死

亡矣則行之數十年，邦家之窮，益不可救者何也。

粟政篇上

粟之爲政大矣哉。億兆生靈繫焉，有二術，曰聚，曰散，二患生矣。曰難徧，曰易竭。夫粟之布于天下，猶水之溉于田也。粟布欲徧，而畏易竭，水溉欲洽，而恐易乾，欲徧則不得不散，欲洽則不得不流，散而不聚，則易竭之患生矣，流而弗瀦，則易乾之患生矣。之二者循環相因，制之於聚散之間，使徧且弗竭者，治粟之法也。然難徧之患，人之所共知，而易竭之患，世或莫之察，且地有彼此，時有古今，聚散之勢，互有難易，患之

所在，亦各不同，是尤不可不察也。請試論之。夫粟之易散而難聚，莫如我邦，而又莫如今之時也。故難徧之患，我所絕無，而易竭之患，獨爲今日大患焉。何也？漢之爲邦，地域廣莫，西北無涯，海舶不通，最難於運移。漢唐之際，漕山東之米，實于關中，募邊郡之粟，致于塞下，運脚之費，或倍于本價，負任之糜，大率數鍾達一石，其難如此。是以轉運之職，平價之令，尤爲大事所係。歷代君臣，修明其政，尚且不能均有無平昂低，登饒之地，粒米狼藉，而餓殍之民，相食于一方，故其勢壅滯弗散，其患常在乎難徧也。我則不然，洋海

環周、川流四下、州之不濱于海者、不過四之一、舟楫之利、莫所不達、海舶逐風、一日千里、未出旬月、加越奧羽之米飽于南人之腹、然上古淳樸、中葉喪亂、民猶相守于一方、未甚相通也、今也昇平日久、智竅益闢、大賈黠商、締黨通謀、物之有無、與價之高低、飛報若織、轉移之贏、必究錙銖、一物匱乏之地、則爲舟車輻湊之會、加之穿巖岬以輓其車、決湍瀨以操其舟、山阿谷底、無不通之貨、轉運平價之政、未嘗煩官裁、既成於商人之手矣、是以天下之粟自然徧布、雖欲其壅滯、不可得矣、是其難徧之患所以絕無、亦其勢

然也、世之論者多謂我邦豐富、萬國無比、是誠然、而其散之易、未必不爲一時豐富之迹也、唯其迹乃所以來易竭之患、是不可不察也、然難徧之患、平時常在、而猶可支吾、易竭之患、曠世一至、則無如之何而已、豈非今日大患哉、修明其政、以備其患、宜如漢之患於難徧、而猶恐或不能救也、而徒恃一時之迹、不能察其患、一歲少慚、則天下將竭之形既兆矣、於是或罪商賈之閉糶、或弛關市之租征、紛々然搜索壅滯、欲以救其患、猶不豫澹畜之備、而覓水於旱田之中也、其爲術不亦踈乎、不幸七年之旱、九年之水、踵

無谷遺和卷中
歲而至、天下之粟一時俱竭、國無可移之粟、民無可移之地、億兆生靈將安賴、焉可不懼之、懼之如何、曰、聚而弗散而已矣、難徧之患、非我所患也、

潛庵記

潛者顯之反也、而又常相仍也、非潛無以致顯之美、非顯無以驗潛之實、潛者顯之本、顯者潛之効、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故君子之道、養德於潛、而致用於顯、平安春日仲好、年尚弱冠、信道好古、於世無所求、自名其居曰潛庵、亦將欲養其德於潛也、問記於友人田生、田生曰、善夫、仲好之

命于居也、然是未可遽記者矣、夫潛之與顯相仍也、猶陰與陽也、陰而無陽、不得為陰、潛而無顯、不得為潛、顏氏之子居於陋巷之間、南陽之龍卧於草廬之中、世莫知其道、潛之至也、然亞聖之德、三分之業、竟顯于天下萬世、而後二子之潛足以驗其實也、世或有空侗無物、苟安於淪沒、自托以為潛者、而沒世無聞、與草木俱枯死、是所謂無顯之潛、不得為潛也、今仲好自潛斯居、寂然漠然、畜德於至靜之中、其潛可謂至矣、然自余觀之、未足以驗潛之實也、唯夫潛之久、漸至于顯、畜之多、時而出之、言為文章、行為事業、

轟動四海、炳煥一時、然後仲好之潛、亦足以驗其實也、不然則無顯之潛、不得爲潛、奚以潛庵爲、故曰是未可遽記者矣、雖然余聞之也、君子道闇、然日章人之勉於潛也、不期於顯、而顯之美自至矣、然則仲好之自勉、亦顯而已矣、潛庵之名、可謂知所勉矣、蓋仲好之自勉於潛、余之所以益期之於顯也、請書斯言以記其未可記者、

樂山亭記

洛之西鄙、山巒疊列、中藏民廬數十、號曰大原邑、扁額其廬曰樂山亭者、邑之民某氏也、余始至其家、某

指其額曰、是洛之學士書以與我者、其言曰、此古孔子者言、夫我居多有而可厭者山也、今以山爲樂、不曉其謂、願君爲我說其故、余笑且告曰、是喻辭耳、夫巍然而大、巍然不動者、莫如山也、訐爾居、阜爾業、以保爾家、延及子孫、猶山之大小且不動也、如此則豈非爾樂耶、某嘻曰、我始知山之可樂矣、余曰、未也、樂山有道、居吾告爾、夫山之爲物、幹之者石也、附之者土也、蔽之者草木也、三者相頡、而山形成矣、夫家之爲道、主之者爾身也、從之者爾家人也、昵之者爾族親也、三者相扶、而家道全矣、今持爾身、如石斯確、和爾

家人如土斯埴、育爾族親、如草木斯殖、夫然後巍然
嶷然、大且不動者、可得而樂也、苟反之乎、山且將崩、
惡能保爾家、且余又有說、山之環斯亭者、以十數、有
高而倚空者、有大而蟠地者、有京者、有坻者、有如覆
盆者、有如曳帶者、巨細崇卑、各異其等、而一定莫移
者、自然之數、而山之分也、今爾邑居人幾何、貧富強
弱之不齊、何啻倍蓰、亦自然之數、而人之分也、爾與
之居、無羨於富、無倚於強、莫凌於貧與弱、安守其分、
一定莫移、猶夫山也、則可共語山之樂也、某悚然謝
曰、我今而後知孔子之言為可崇也、請記君之說以

志於我亭可乎、乃書而授焉、蓋竊效孟夫子答徐子
之義云、

千歲松記

我公郎園中嘗有老松樹、故桑名老侯樂翁公寵命
之曰千歲、文政中郎罹災、松亦枝葉焚折、今我世子
君實以樂翁公令曾孫來儲嗣于我、始入園中、撫其
枯株、惻然有感、乃命臣球為之記、夫物之有記、必具
言其所以名之義、而其以千歲稱者、一朝灰滅、其名
已為虛名、而尚且喋喋、則是為空言也、以空言進於
君、臣所不敢、其將何以應命哉、雖然嗣君之始來于

歐谷明廬曰
此一段數層
往復落想奇
逸文之佳處
却在此

我殊綷繆於一枯松，卒以至有是命者，豈非以令祖
公所名，而感慕不能已，必欲聞其義也耶？然則奉其
命者，宜推其義，別為之說，而不可徒以松之無有而
廢大命也。為之說者，又宜推而歸之於今日之務，而
不可妄稱無有之松，而進空言也。於是遂陳其說曰：
夫衆木之生多矣，未有不榮於初生而枯於經久者
也。唯松之深翠愈久愈榮，故往往以千歲稱焉。公之
所以命名，其亦以此歟？雖然，致翠有道，宋人詩云：遲
澗畔松鬱鬱，含晚翠遲遲。即致翠之道也。如不能
堪遲遲之久，是衆木之榮於初生也，烏能致千載之

又曰：此一句
一篇著眼之
處

又曰：此一句
一篇之眼目
又曰：推開得
好

翠哉，即推而論之，不唯松為然。天下人主其德厚於
儲嗣，而薄於襲位，其治盛於初政，而衰於倦務，有始
無終，比々皆然者，其亦何以與夫衆木之生異哉？如
賢主則不然，思襲位之後，於儲嗣之日，圖倦務之末
於初生之時，屈於始，而伸於終，毅然永存，猶松樹之
愈久愈榮也。今我嗣君以英妙之資，當儲嗣之初，正
遲々致翠之時矣，誠能鑒於此，及庸主所為，而效賢
主所務，不馳聰明，不尚剛強，斂其華，而養其根，含蓄
蘊積，俟時後發，則德施無窮，治及後世，夫鬱々之翠
經千歲莫凋墜者，將於是乎在也。若夫不能然，發露

又曰：實境實
說

之太早，而無繼其後，學薜花之朝夕，而與衆木爲伍，則我嗣君之賢，臣知必不然矣。嗚呼！論至于此，則樂翁公之命名，有如爲令孫貽訓者，而嗣君之有感於此，乃爲奉祖訓之地，則千歲之名，竟不在彼，而在此，一松之有無，奚足論哉！球之所陳，亦庶乎免爲空言矣。因謹書其說以爲之記。天保兔年初夏中浣日。

無中生有，反典實溫雅，所謂因事納忠者，宜如此。

此。

劣弟阪谷素妄批

松邊堂記

新見藩國門外老松駢植，望之鬱然，家於門右，棟宇

隆穹，隱見於深翠密綠中者，藩之世臣渡邊君某之居也。渡邊氏閭閻故族，世參治務，至君克繼其職，稱爲棟梁之材焉。先是吾師丸川松隱先生仕于藩，亦爲參政，旁兼教授，君從學焉。因請名其居，先生乃書松邊字授之，以扁其堂。先生歿之十年，君問記於余，余擊節曰：有是哉！先生既取於松樹以自名，又取以名君之居，是豈徒然哉！今欲問其意，而先生不在焉，試推所以自名之意而言之可乎？先生以堅貞之性，畜鬱茂之德，孝友之誠，藹然深於家，忠直之節，矯然高於朝，爲邦家所倚賴焉，民人所庇蔭焉。及晚年決

然勇退、卓立塵外、結廬於松下、撫玩吟哦以終其身、
是其一生操節、與風標雪幹、悉同其致、神思默契、遂
取以爲名、先生之爲松隱、蓋如此、而今君所居之位、
乃先生之位、所學之道、乃先生之道、立先生之位、而
行先生之道、君之松邊、乃先生之松隱也、古昔顧雍
從蔡伯喈學、伯喈知其必成就、與以吾名、先生之於
君、其猶是歟、雖然、徒同其名、而不同其實、吾未見其
同於先生也、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有實之謂也、
必也堅貞其性、鬱茂其德、藹然於家、矯然於朝、爲之
倚賴、爲之庇蔭、夫然後爲能同其實、而無愧於先生

而已、君爲人謹嚴純壹、日求所以同於先生、而不已
焉、余幼侍先生也、君來論事而退、先生目送之曰、確
哉人也、今而思之、言尚在耳、由是觀之、君之操節已
爲先生所與、而今果克繼其職、棟梁一邦、則有其實
可知矣、抑又有望焉、松之爲靈於衆木、以其後凋之
節、而先生之最不可及者、亦在於晚年一節也、今君
位當要路、齒未五十、自今以往、永思其終、不貪於權、
不固於寵、勁潔之操、老而益堅、則亦媲美於松樹、而
同於先生者、果爲有其實矣、誠能如此、則先生之意
雖不可復問、庶乎其或得之、君以爲如何、書以質之、

抑齋記

玉島林君富太好學、能文章、有氣節、不肯下人、而爲其村之肝、剪、恂々居職、數年之後、益自抑損、遂以抑名其齋、而請余記之、余笑謂之曰、君亦自知肝、剪之賤乎、在村則陪從於里正之後、詣府則匍匐於小吏之前、瑣々於錢糧之計、而營々於閭里之役、鄉黨自好者、或耻爲之、而君俯而就之、其抑已甚矣、而尚憂其抑之不足、至於托其名以戒之者、獨何也、且君何不摠其文章、振其氣節、與一世豪傑相馳逐、而反卑卑焉、爲俗吏謹恪之態、其意殆不可測者矣、噫嘻噫

嘻吾知之矣、君嘗得抑揚之道於其文章而然也已、夫文章之法、變化百千、而其勢不出於抑揚二端之外、其欲揚之者、必先抑之、抑之愈深、而其揚愈高、人之處一世、猶文士之構文也、出處進退、吉凶榮辱、轉移不測、而要之亦抑揚之勢而已、故有智之士、能制其勢、混汚泥、而不爲辱、困艱阨、而不爲艱、其抑也入九地之下、而其揚則出九天之上、君既於文章深得其法、而推之人事之間、見其道無以異也、則今日之抑愈深者、安知他日之揚不愈高哉、昔齊人爲晏子之御、擁蓋執鞭、揚々自得、聽其婦言、始自抑損、卒至

舉爲大夫、夫僕御之於肝、剪其賤更甚、而齊人之於君、其不及也遠矣、彼尚能抑損於僕御、則君之於肝、剪何有、抑彼裁得之於婦言、而君則夙自警悟、其學問之力、充足尚也、設使晏子其人覩之、則其舉用之、隆何如也、雖然、余於君更有望焉、文有抑揚、本出於自然之勢、故抑於其不可不抑、而揚於其不可不揚、有意而爲之、非文之至者也、人事亦然、若夫用私智之巧而爲之抑揚、則權謀術數之爲、非道之至者也、君若有得於此、其又進於文矣、遂書焉、以爲抑齋記、天保龍年孟春下浣、

上原村集議所記

里正之職極卑矣、而民之休戚莫切焉、村吏之政極小矣、而世之治亂莫不本焉、此余平生持論云爾、而今於記上原村集議所、特發而詳之矣、上原地係岡山支封、而政則受於國府、岡山之政、分部村十有餘、名曰某組、組猶部也、村皆有里正、部置大里正一人、以統之、而上原當其部之中、因胥共謀建一廳事、曰集議所、有事關一部、則議於此、而後上於府焉、凡今之邦國司民政者、大率士大夫世胄、生居城府、不常與民接、雖有仁愛之誠、聰敏之才、於閭巷委曲之情、

有不能得而詳者、則不得不委之於里正焉、是以一鄉之務、悉萃於里正、而租賦之緩急、賑恤之多寡、與夫獄訟之解結、爭鬪之起息、或決於其一擬議、至於上諸府吏、則獻其成者、十之七八矣、且其人生於畎畝、與民並耕、熟知其好惡利病之所存、戶口之聚散、穀食之贏縮、習俗之美惡、亦由其處分得失、有以灼見其效、則民之休戚、孰有切於里正哉、天下者、邦國之積也、邦國者、村里之積也、故村里之治集、爲邦國之治、邦國之治集、爲天下之治、其亂亦然、則世之治亂、其亦孰有不本於村里者哉、漢宣帝長於閭閻、練

達下情、及立爲天子、能成中興之治、而其言乃謂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夫二千石一郡之守耳、論天下之治、舍公卿大臣、而用一郡之守、豈非其職卑而近民、且天下之治本於一郡、故歟、而一郡之所以治、即亦本之於村里耳矣、今之爲里正者、自知其職之切於民者鮮矣、知天下之治本於村里者、未之有也、質下者固不足言、其稍有才識者、蔑視其事、以謂不足爲、而徒高論天下之故、而不知我之所職、即爲天下治亂之本矣、世之所以常無善治、未嘗不由於此也、獨岡山之建國、以烈公之英明、輔之以熊澤子

之賢流風餘韻傳以至今天下論治績者必以岡山
爲稱首今考諸遺籍汲々孳々以平易近民爲務有
與漢宣之言同其意者所謂村里之治集爲邦國之
治者非耶則知爲之里正者亦各相率竭力於其職
以助成一國之治非他邦之可比也而今上原之廳
會十有餘村之政以上於府其集村里之治者蓋亦
自茲始則余平生持論發於此而詳言之者豈徒然
乎哉廳之建在嘉永己酉之歲用工若干用金若干
時爲大里正者曰某村某爲里正者曰某村某某村
某其徵記於余亦出於一部之所集議云

余客春遊奧詣上目村訪某村長大槻太兵衛
者太好學頗有識解時方講海防策言娓娓可
聽謂曰官近者嚴防禦令若命之吾輩則事立
辨意蓋在編鄉兵也與其子游平泉衣川問古
蹟道路小民見者膜拜稽顙惟謹村長里正之
近于民如是所謂民之休戚莫切焉者洵爲至
當不易之論辱眷弟鹽谷世弘妄批
夢遊富嶽記
方谷子居谷中精廬午夜聞窈四無人聲乃出金匱
丹籙之書讀之思漸入無際神魂飄忽如有所往已

立於大嶽之麓，有一道士來揖曰：子未見富嶽之高乎？子之骨已換矣，可與往也。乃携手而躋，行步如飛，須臾達于巔，巔折爲八，擇其最高處而立焉。天風冷，吹撼不已，脚跟欲絕者屢矣。俯瞰下界，空濛一色，道士舉所曳杖，化爲望遠鏡，令余就鏡中而下闕焉。歷歷乎有物，道士呼曰：子見凸然如蟻垤者乎？萬國之山也。見凹然如堂坳者乎？四海之水也。見星然粲然如散沙磧者乎？都邑城市之布著於土也。子亦見富嶽之高乎？余曰：然。如蟻如蟲，蠢然於其間者，非人耶？帝王之興廢，黎庶之死生，聖賢之行道，英俊之立

功，皆非是物耶？吾嘗以帝王爲尊，以黎庶爲衆，以聖賢爲高，以英俊爲偉。今徒見蟻蟲之蠢而已，吾今而後見富嶽之高矣。又見人生之小矣，吾不復能與夫蠢然者爲伍矣。願御長風，駕白雲，與子供遊六合之外矣。道士抵掌大笑，時白月皦皦出自東方，大如車輪，將來觸余頭，因試舉手捫之，震風一聲，大霧四起，驚眙開眼，則素影滿窻，颼颼之聲在松樹之際矣。

樂分洞記

真島三浦公子遭廢縣之變，鬪然移居，棲遲於山林之隙，洒然而喜，油然而樂，名其居曰樂分之洞，使橫

山谷遺稿
山廉造需余書其揭額併問之說余聞之三歎且對
曰善夫公子之名居也人之分有常有變樂於常易
樂於變難而其為變孰甚於今日而能樂於其間唯
公子之洞為然雖然自明於天理者而觀之變亦常
也而世人擾擾不能樂於其變者無他欲念動於中
事物誘於外天理之明為其所蔽也耳矣蓋人之分
皆出乎天貧富貴賤忽焉易位所謂變之甚者而亦
莫非天理之常猶天道運轉寒暑晝夜相代于前也
寒暑晝夜之變人皆明知其為天理故視以為常夷
然弗驚泰然居之至於其分之變則不能然者抑何

也此可以不省思乎海內霸政極隆數百年矣物久
則變乃天理之常矣其王道大興百度一新貧富貴
賤悉易其位是亦寒暑晝夜之變也耳奚足以怪哉
然而列國士大夫一遭其變驚擾惑亂以為禍起於
不測其才者奔競求祿貪鄙營利不才者拱手無為
悲歎穹廬此豈非欲念之動憂身之窮事物之誘慕
世之榮以至此耶獨公子生於華族之貴有萬鍾之
富而一朝遷移如脫敝屣與木石居與麋鹿遊泯然
油然不改其樂吾安得不為之三歎哉嗚呼公子能
樂於變矣雖然難保者人心也公子年富才銳遙々

前途、其果能保今日之心、而終身不失其樂耶、此則不可不預戒焉、苟欲戒之、則莫如視之於所居之洞也、洞之爲物、中虛而明、外阻而深、今公子而欲念不動於中、如洞之虛明、事物不誘於外、如洞之阻深、則百蔽去、而天理明矣、天理明、而萬變如常、終身之樂不失、而樂分之洞、可謂不負其名之善也已、廉造盍以斯說復公子焉、廉造曰諾、因書其額、附錄以還之、
明治壬申歲夏六月下浣日、

稼說

今茲夏寓於洛西、日與農人伍、觀其稼、異於我備人

之所爲也、爲患之、說之一老農、農笑而不可、強之、怒曰、子之所說水田之稼耳、其習雖熟乎、如我山田何、水田之稼、宜旱而困雨、晚播而早收、踈插而深耨、山田之稼、喜雨而恐旱、早播而晚收、密插而淺耨、事多相反、而耨培糞溉、凡百之術、亦各異其方、子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余慙而退、噫、學于古而不通于今、而觀人之所爲、好議其是非、彼笑而不可、宜也、而尚不知止、從而強之、欲不爲所怒且罵得哉、

儒者談經濟、或欲復井田、或欲行周官、或欲用明清之律、不爲此老農之笑者鮮矣、

拙堂齋藤謙安評

觀水說

我世子庫山公之始就國也、召臣球屢聽講易、而其書堂前池渠滌廻、如一大環、因名之曰觀水之堂、問球以其說、球對曰、是義也、臣固所欲言者矣、况於有命乎、夫學易之要在於觀象、而坎為水、為險、為陷、為涉、大川、蓋人情反覆、世途艱危、一失其脚、凶咎立至、猶夫水性至柔、其實至險、或過涉焉、濡首滅頂、禍不運踵也、故學易者審觀其象、惕厲艱貞、慎防沒溺之患、則險者可踰、陷者可出、大川之深者可得而涉焉、

宥陰曰自古文人取喻於水者多為浮麗可怡之言此乃把險危可悚者立論

告君之體乃然

雖然、此特觀水之通義耳、臣欲為世子言者、不獨止於此也、夫易之序卦、乾坤以立其始、繼之者屯、屯而下凡六卦、皆取象於坎水之險焉、蓋當事之始、時勢窒而未亨也、人心貳而未孚也、是以欲濟其志、而未進、欲明其意、而蒙未曉、欲遇其時、而需未來、小之有爭訟之患、大之有師旅之懼、危難並至、無往而非險也、然善處其時者、備歷其險、而盡其道、苦而不厭、久而不倦、是以窒者漸亨、而貳者漸孚、上下交應、親而不離、外雖尚險、而內已順、所以卒成地水之比也、聖人作易、其開物成務、蓋有如此者、夫我世子儲嗣

又曰發揮得明切

之位、日未為深、而就國之歲、今為首、上以事親、下以臨民、庶政百務、莫非其初也、是豈非所謂六卦之時、歟、則今日所務、亦在於觀夫坎水之險、不厭不倦、以盡其道而已、臣欲言者此也、或有難之者、堂之所觀、在池渠之水、而說之以易象之水、得非傳會之言乎、曰不然、達人大觀、天地萬物、莫非易也、則彼堂下榮、迴者、亦一中滿之卦耳、若夫局卦象之形、逐文字之末、賤儒鄙生之見、豈所望於我世子哉、難者無以答、併書其言以進之、

因物取喻、良匠苦心、亦乃格心之言、正始之論、

又曰終乃歸
大源頭簡而
盡

經席伴讀之臣、豈不當如是哉、

辱眷弟鹽谷世弘安批

鏡說

岐蘇深谷中有村焉、其民未嘗知有鏡矣、有好事者、齋一大玻瓈而往、欲戶戶而示之、造一戶、其主翁與兄友愛篤摯、而兄新沒、乃鑿視已影、以為兄之靈現形也、擁鏡大哭、絮語縷縷不止、鏡主大笑、急取鏡去、又造一戶、其主強暴壯夫、與弟相仇視、久絕往來、亦一鑿以為弟至、大怒、戟手向之、則鏡中之影亦戟焉、益怒、極力一擊、鏡立片碎矣、嗚呼亦愚矣、抑茫茫天

地一大鏡也、森羅萬象一影子也、則人之處世接物、恩讎順逆、親疎從違、千鏡萬界、現乎目前者、豈非吾心身之影子乎、然而喜恩怒讎、樂順憂逆、愛親憎疎、好從惡違、惱亂心身、無所底止、非岐蘇村民之愚而何、何以免其愚、曰自反以求心身而已矣、作鏡說、

棋喻

嘗觀圍棋者矣、高手之制勝也、其初一隅受圍、攻守不解、勢殆危矣、則置而不顧焉、更圖一隅、其勢猶前之危也、又去之他、及其黑白滿盤、形勢聯屬也、忽然變化、數隅之圍自解、竟成全局之勝矣、低手之取敗

則反之、吾於是乎有悟讀書之法也、一義之難解、一書之難了、問於師、質於友、尚未滿於心、疑團凝結、神困氣疲、則脫然置之於度外焉、或瀏覽全編、或博涉他書、時時有省焉、處處有應焉、於是前之所疑、渙然冰解、其快有不可言者矣、因自奉以為良法、又舉以誨人矣、不然厭倦廢業之患、從是而生、是則讀書之敗兆矣、後讀國史、至於慶長關原之役、德川公之世子歷山道會役、而貪沼田之戰、遂後會期、公嚴責之、喻以棋勢、即舉此法、以戒後來矣、夫武將之用兵、文士之讀書、皆同一理、如合符節、要之在滯不滯之間、

而已矣。嗚呼！大氣運動，變化無窮，人心一滯，而百障斯生。天下之事，孰有不成於不滯，而敗於滯者哉！余之寓於閑谷精舍，學徒數十人矣。谷川、島村、岡本、三子，首立志篤好古，誦讀講討，頃刻不急，故今臨歸，書余昔所得之法，以爲處言。庶幾爲力學之一助矣。又使其告衆徒之勉讀書者云：甲戌歲夏六月中浣日錄。

書小野寺十內書簡後

余初讀東山詩，竊疑焉。征討軍旅，國之大事，丈夫于役，以身殉國，孰復懷其家者。然若斯詩所說乎，尚戀

戀于室家之思，是豈激勵士氣之義哉！既而悟其旨曰：若此乎，乃情性之極也。蓋人之性感其所觸而見爲仁，爲義，爲愛，爲勇，猶一鏡照衆形，莫不各從其貌者。故其所以仁于妻子者，所以義于君長之心，所以厚于室家者，所以勇于戰陳之氣，一性所照，非有二也。若夫暴悍武夫，斬將擐旗，視死如歸，是特虎狼之勇，非發于真性者。故有時乎，視君長，亦有如虎狼者。豈足依賴哉！是以聖人於詩，具述情性之極，感動人心，使其仁愛義勇，悉出于一性，而後將有所依賴焉。其旨深矣。孔子不云乎：仁者必有勇，吾知東山之士

皆爲仁者之勇矣。此書係于赤穗義士小野寺十內與其妻相往復者。頃日觀之。友人春日氏之家。自事起至就刑。前後數篇。雜以歌章。其情意深密。令人泣涕。不能多讀。而義烈之氣。固凜乎其間。於是乎益知仁愛義勇。必出于一性矣。且十內氏好學崇儒。風流溫藉。有重厚君子之風。其聞變速馳。自請効死。出于其所獨奮。猛毅可畏焉。則亦庶乎爲仁者之勇矣。此間武人輕銳成習。壯悍自喜。聞言涉于室家情愛者。則以爲怯弱可笑。亦由其莫知情性之極也。故今讀此書。又有深感于東山之旨焉。因手自謄寫。附以此

言。示少年好勇之徒。使其亦有悟于此云。天保癸巳正月望。書於京師邸中寓居。

書德宗論後

右德宗論一篇。世子庫山公所著。且手書也。先是命臣球侍讀通鑑綱目。至唐建中間。反覆討論。遂作是篇。使球考正字句。球因請賜其所手書。公問其故。對曰。修辭尚立誠。使公他日所爲。一有與斯論相戾者。則其辭爲不誠矣。臣欲據此。或有所讜言耳。公曰。善。誠如此。以此爲他日責難之左券可也。球乃拜受。固緘謹藏之。夫有進諫之臣。而不能容焉。君之過也。有

容諫之君而不能言焉、臣之罪也、今也君而有容如此、而臣不能言之於他日、將何所逃罪焉、然則是篇不獨責難於君之左券、抑亦臣身自責之銘箴也、雖然出處進退不可豫定者、人臣之常、後或有故歸棲山林、則使同志之士立朝居位者、持斯券代償球之責、公之有容、未嘗不如今日之命、而此亦球之至願也、書之以附論後、又竊以告其人焉、

佐藤一齋曰、此跋亦已謹言、

為他日責難之左券、即此一言可以見其有為、有君如是、理財論勿患乎難行也、

辱眷弟鹽谷世弘安批

書庫山公賜書後

庫山公名勝靜時任寺社奉行老後號松叟

滄黨之獄、吾未聞罪案之所斷也、然事至此、氣運之變可謂甚矣、吾恐罪案既斷之後、人心漸沮、風俗漸壞、非國家培養元氣之道也、此我公所以決進退於此也、歟、獄之將起也、公聞而憂之、竊思所以息之、時所賜球之書、有方、今天下急務何在之問、球對之以古今黨議之禍、及所以銷其禍之方、獄之既起也、公與而理之、讞議弗用、免官而退、時又賜球書、有如汝所言、然時未可之歎、球對之以進退以義、公既能之

言之、用與不用、非其所能焉、友人鹽谷甲藏山形侯
之臣也、千里寄書、勸球馳至都下、獻策于我公、以解
大難、其意與球所嘗奉對略相似、而其書之達、在於
公既免退之後、亦可以見人心之不大異也、嗚呼公
當氣運大變之時、理罪案難斷之獄、一言忤時、不終
日而退、白日心事、不能明於世、或其事之傳播、乃為
媚嫉者所誹譏、更置黑白、亦不可知也、此為公之臣
子者、所以恐懼憂憤不能已、而獨幸所賜之書、歷然
存于球家、足以取確證也、因輯次兩回所賜、以為一
卷、又竊錄所奉對之言、置于其下、附以甲藏所寄之

書、讀之足以窺我公大忠至誠之一端、而一時廷議
之紛紜、亦可見其顛末也、雖然事皆係政府大議、非
可公示於人者、公書中亦有一見速附丙丁之戒、是
以深藏篋底、嚴設鎖鑰、獨在數世之後、操史筆者、紀
今日事蹟、或信世俗謬傳、加曲筆於我公、則此卷一
出、正其謬妄、吾儕臣子之至願、於是乎足矣、而竊察
公之意、至此則亦在所不必禁、為我子孫者、謹識此
意、于時安政第六年夏六月下浣日、臣山田球薰沐
拜手謹書、

書王文成公全集後贈河井生

諱秋義稱
之助

王文成公全集我邦未經翻刻舶載而至則書賈罔利價至四五金而人爭購之予亦嘗獲一部居常熟讀因謂欲講公之學學公之文則抄錄諸書印行遍於世就而讀之足以究其奧而悟其妙矣併購之不過費一二金今出數倍之價以利於賈人豈非以讀之獲其利更有大焉者耶想其奏疏公移獨備於全集而其篇之多居一部之半非是無以觀公之功業也夫公功業之實盡見於斯二者千載之下獨蹈其地而從其事乃舉而措諸今日事業非復空言虛文之比此其利之所以為最大而讀者繚繚於此無論

價之高低其亦以是也歟雖然予也讀之獨竊懼夫讀者不知公之所以為道徒求其利而反招其害也蓋公之為道通心神之精而不泥事為之粗達運用之妙而不滯區畫之迹乃如疏移二者公之粗迹而已矣泥而不通滯而不達吾果見其有害而無利也請舉其一二以證之宥言官去權姦之疏抗論直言不顧遠竄瀕死之懼然非逆閹肆志國事危急之日而妄傲其氣節則不免為出位越職詭激取禍之行矣公時官為兵部主事江西捷音之奏改作其文以為休兵息民之計然非驕主好兵倖官邀功之時而或學其權

變則亦陷於阿諛從世、泯忍全身之流矣。捷音之疏、
不獨加大監之名、委曲添刑、無限苦心、足以見其
事情矣、蓋江西之變、實為公一生極至、難之、然其
難不在用兵決戰之時、而在事平之後、為兵息民
之計、疏移中係其事、理者數十篇、今而讀之、尚有可
為流涕者、立縣治、築衛所、出於喪亂荒廢之餘、不可無
大息者、
 之舉、不然則好事尚功、勞民糜財之役耳矣、通鹽法、
 權商稅、由於兵餉不支、不得已之勢、不然則興利聚
 財、損下益上之術耳矣、立十家牌、制鄉約之法者、地
 迫賊巢、民雜猺夷、非是無以易俗變風、禁其姦匿也、
 然用之於內地寧謐之民、必生苦煩駭竒之患矣、禁
 佛寺、止巫禱、省賽會者、邑為始闢、人係新徠、非是無

以減費貯財制其生產也、然施之於都邑安富之地、
 或起背俗失心之端矣、至於其行軍用兵之事、則固
 非今日所宜言、其在當時、亦遭江西之亂、接閩廣之
 賊、不得已而用之、乃公之不幸也、其紀律之嚴、攻擊
 之烈、雖似可法者、其制敵取勝、皆由於算略豫立、各
 中其機、公討宸濠、平巢賊、凡六回用師、且除討宸濠
其算略各異、予別有論之者、
 外、皆率招募烏合之眾、以擊夷落山巢之賊、與我今
 日兵制大異其體、而今讀公之書者、必先稱揚其功、
 以為書生談兵之口實、甚則欲試之於今世、甘為亂
 賊之倡首、此皆讀其書、而不知其道之過、其害亦至

此足以為寒心矣。若夫至誠惻怛，本於中心，以全萬物一體之仁，以事上則為忠厚，奏疏中，有善則歸於事，上，不善則引於已。驕逸之主，立讒慝之朝，恭謹和平，以待下則為慈愛，不見憤怨之色，此其事上忠厚處。公移中，先教導而後殺戮，引咎責已，務化頑凶，治夷橫之民，御暴悍之卒，曾無忿怒之氣，此其待下慈愛處。以行軍用兵，則戡亂平逆，除暴去殘，數十萬言疏移，無往不然，所謂心神之精，運用之妙，公之所以為道者，蓋在此，而其本則根於性命之真，出於義理之正，非以空虛為心神，以機變為運用之謂。故貫天地，度古今，措諸事業，无所不利，不求其利，而利自至，其為利孰大焉。然讀公之書者，於是未有毫釐所得，而

尚且模擬依仿於事，為區畫之末，圓鑿方枘，動輒債事損物，即求利而招害，有如所前陳者，則出高價以購難得之書，不如暫就其易獲者，而講其學，學其文之為愈也。長岡河井生來寓予家，觀所貯全集而喜之，屢請出價獲之，顧子齡已衰，不獲能用力於誦讀，且客歲歸棲鄉里，移居冗費，苦家計之不足，乃幸生之請，照原價金四兩以交兌之，由是得少補闕乏，亦不可謂非一時之利也。然生之來此，已半歲，志銳於經濟，而口不絕事功，頗類於喜事為區畫者。今獲斯書而讀之，吾又懼其欲求利而反招害也。夫享利於

已而不顧人之害、如書賈所為、吾不忍為之、因備書其所嘗懼者、以并致之、生而有省於予言乎、讀公之書、而求公之道、不泥不滯、心神之精通、而運用之妙達矣、半部疏移、大功偉烈、亦自我為之、則志不馳、經濟、而德自加於物、口不唱事功、而業自立於已、所謂利之最大者、果於斯書得之、則四兩之價不為空費、而予亦安享其利矣、生其尚勉之、

書詩仙稿本後

石川伯介家所傳文山翁墨蹟若干種、中有詩僊稿本若干紙、真率古雅、尤足以觀翁之疇昔矣、伯介父

一郎輯以為一帖、我公嘗為之製文、自書其端、伯介又需球以書其後、球諾而不果、已數年矣、然每開其

帖而讀公之文、未嘗不感歎反覆、欽仰公

松 號倉勝山、又

叟 之志也、蓋翁之隱于洛東也、適當松雲公

重 板倉宗尹

於京之時、而禮待懇至、屢請以咨詢文武之道焉、夫尊賢養老、君德之大者、翁之高操、固足以致公之禮待、而公德業之盛、溢於五畿、施於四海、兒童走卒、至今稱之、亦可以知其所由來也已、今公之序此帖、乃亦出於追慕古賢之餘、然其平素念祖之深、聿脩之志、觸事感發者、已隱然於言外矣、此球輩讀之、所以

方谷遺稿 卷中
感歎反覆不能已、而昨歲來公屢膺大任、駐劄京洛、得居先公立業之地、而職位之重實過之、則平素所志、於是乎始得大行、而夫尊賢養老、聿先公之德而脩之者、亦宜見於今日矣、獨奈今世無文山其人、是以禮待咨詢之舉、未見其徵諸實事者耳、雖然至誠無息、久則徵、公念祖之誠於是益加其深、德業之隆遠追先公而及之、使京洛賢豪故老皆仰望、而曰松雲公再出、但惜世無文山、此亦吾儕臣子至情、瞻仰希望不能已者矣、若夫伯介之祖以翁之族子、常侍養於側、是以翁歿後、來仕于我、其家傳以迨今、亦出

於先公禮待翁之餘德、則今之在京師、爲伯介者、日夜東望、思念祖之情、吾知其必百倍於他人也、今叙斯言以應宿昔之需、且舉我至情之不能已者以問焉、不知伯介以爲何如、慶應丁卯夏五月中浣日、山田球謹識、

題畫

某道人携一匹幅來請余曰、是爲某畫工山水圖、運筆頗妙、幸煩子一贊、余乃展觀、執筆而不敢下、謂道人曰、屹然高峙者、吾知其爲山也、悠然長流者、吾知其爲水也、蕩然虛白於其間者、吾未知其爲何物矣、

道人笑曰、是紙爲耳、余戛然投筆曰、如是乎、屹然悠然者亦紙也、安在其爲山水哉、人徒眩於畫筆之妙、視以爲山爲水耳、而不知其因蕩然者而爲變幻也、則山水之贊、吾不知所以應命矣、道人擊節曰、起予者子也、始可與言山水也已、夫屹然悠然峙流於兩間者、亦造物者之變幻矣、人皆眩於其妙以爲真山水、而未嘗有著眼於一大虛白者、請子題以其言、吾將持以示世、使夫耽風流樂景勝、戀著於山水者、有所警也、余再執筆曰、如是乎、知所以應命矣、乃書焉、
題藤井尚澄書畫帖後

宮內藤井君尚澄性好瓢、坐卧行往未嘗離于側、積歲索聚得奇品數十、纍纍滿室、余夙聞其名、以謂好瓢之甚、必由好酒之甚、今日始來訪余、余乃命厨奴沽酒一石、盤肴山堆、而後敢開宴、而君不能飲一滴、余大怪焉、既而君勸余一飲、乃出一古瓢於袖中、且摩且語、奇談泉湧、津津不止、余乘興連飲、不覺傾數十杯、陶然快醉、君又出書畫帖一冊、謂余曰、吾好詩賦書畫、猶好瓢也、而不能自爲一技、猶不能飲也、然與海內諸名家接遊、皆爲其悅容、未嘗不得其所作也、子亦爲書之、余於是擊節曰、有是哉、子所謂形遺

而神解者歟、夫滯形迹、而不能悟神趣、如余者、口不離酒杯、而動則酗亂喧嘩、雖酒徒同嗜者、至於忌避焉、又手不釋翰墨、而所作醜態百出、為雅人韻士所唾棄焉、與子之不能飲一滴、而使人快醉、不能為一技、而為人所悅容、其相反如此、無他形迹與神趣之別而已、即子之好瓢而不飲酒、亦猶古人無絃之琴、樂其趣之意歟、抑聞宮內有熊七者、倣朱家郭解所為、而俠名震於郡國、然其狀貌不為中人、言語不足採、亦如郭解為人、是亦非得任俠之趣於形迹之外者耶、乘醉書之、使持歸告熊七、

讀韓非子

古不云乎、穀之弗熟、弗若蕪稗、至道之弗成、弗及曲學、吾讀韓公子所著之書、嘆其學成且熟、而慨奉我聖人之道者之弗然云、夫刑名法術之學、倡于商、和于申、至韓而備矣、商也、壹於法、申也、專於術、韓則兼之矣、故其言曰、法者人臣所共守、術者人主所獨操、夫術者體也、道也、法者用也、器也、體用道器、不可得而離、天下之理、寧有出於此者、彼殆有見于此歟、其書十餘萬言、獨於斯二者、反覆辨難、本末該實、可謂成且熟矣、是以其言獨行于世、後之好刑名者、皆由

其學、或得其精、要施之事業、得效於一時者、往往而有、夫禮樂刑政之隆、典章文物之精、經綸天下之大經、納民于軌則者、聖人之法也、溥博淵泉之德、存神過化之妙、立天下之大本、至無聲無臭之極者、聖人之術也、唯聖人神其術、明其法、是以體用相該、道器一貫、裁成輔相之功、於是乎成、萬物各得其所矣、此聖人之至道也、淺見末學、不能該實本末、或舉體而遺用、或拘于器而不通于道、各局于一偏、而至道裂矣、是以措之事業、或為空疎、或為拘執、比之彼曲學、其弗及也遠矣、是其弗成弗熟之患也、嗚呼、世之學

者、讀彼書、亦可以自省也矣、

讓義講券

義者天下之公道也、行焉而達其道、在人與在己、奚擇、已有所不能、則推而讓之於人、人有所不能、則己代而行之、其有不達者乎、今夫欲功之成於己、而不肯讓之、惡事之出於人、而不肯代之、尚一己私行、而忌天下公道、是義之所以常不達也、如中島村原氏、代余於義講、及余讓諸原氏、其皆公其義者、非耶、講者、釀金之謂也、今世之俗、有大費用、其力不能辦、則聚眾結伴、定額釀金而借之、後又會其伴而更釀焉、

使欲借之者、各書其額、而較多寡、使其寂寡者借之、其人有所前醵、則使借者返納其本、以折今醵之額、如此者歲一次、或再次、一周其伴而後止、名之曰講者、蓋出於學藝講習、結伴聚會也、先是新見侯使有司誘近鄉結一伴、其人幾十名、其金幾百兩、而約之以不敢供私事、蓄以充救荒恤災之用、故命之以義講、余也初喜其義、入伴有年矣、今有故不能繼醵焉、原氏聞之、請代承其後、余欣然讓之、則速輸所前醵之金拾陸兩參步於余、遂約永繼其事而終之、嗚呼如原氏、可不謂能代人之所不能而行之者哉、余也

適喜其義、而不能終之、雖可媿、而苟其道之達、在人與在己、奚擇、他日斯講之成、果能充救恤之用、一方之民有服其義乎、其功之成、雖在原氏、而余之視之、猶在己也、因書義之所以爲公道、以爲讓與之券、交於所輸之金以贈之、

庭瀨執政渡邊君墓碑銘

庭瀨藩老渡邊君以安政四年秋九月十日歿、葬於松林寺先塋之次、寺僧敬道以其家人之請來囑墓銘於余、且有所私請曰、君誠賢者也、既歿、人稱其德弗已、其在吾徒、亦有永矢弗忘者、蓋我寺世奉公廟

香火往年伽藍罹災、君奉公命再造、費財不貲、而不
一毫累民、結構莊嚴、悉復其舊、使吾徒得再供職者、
君之力也、願子之文併誌以傳諸不朽、余聞之惻然、
嘉其能感恩之深也、因憶距今十年前、余執謁於君、
問火炮之術、君諄諄教告、則亦荷一日師授之恩、惡
得辭其請、以沒偉迹哉、遂略叙其履歷曰、君諱信義、
渡邊其氏、稱藤大夫、號竹操、六世祖諱信興、君以實
爲我藩祖長圓公之外孫之故、來仕于支封、即今庭
瀨藩也、後世爲藩老、考諱信門、君妣國富氏、君生二
歲而孤、既長在散地二十年、會藩政多梗、始出執事

柄、事皆得平、治績日熙、進秩三百石、內外要務、莫不
取決於君焉、性直而溫、容物愛衆、喜怒不形於色、凡
百武藝、曉通習練、尤精火技、以矜式一藩、是以上下
翕然、人心悅服、此豈敬道所謂賢者非耶、君先歿數
日、自知不起、戒家眷以死生有命、不可驚悲、乃賦國
什曰、風吹者、盛罹奴花毛散、曾加志、秋之木葉乃散
者、時奈里、問後事則曰、自有其人、溘然而逝、配江木
氏無子、妾生男二女一、女未笄、男皆幼、長承家、次出
嗣支族、銘曰、

士慕其風、民懷其惠、維國之幹、上下依賴、斯人而

亡、誰不出涕、珉石勒銘、不朽千歲、

玉嶼柚木君墓銘

財奉公家、似父續祖、身列士林、好文嗜武、仕不出鄉、歿葬厥土、厥土維何、白玉之嶼、是諱滿啟、字子發、號玉嶼、柚木君之墓也、柚木氏先塋、在備中淺口郡玉島村圓乘院內、而其地逼狹、故別開一阡於院側者、君之墓兆也、柚木氏豪族於玉島、而本居同郡龜山村者、君之遠祖也、寬文中與知海斥墾田之事、而有功、因賜俸若干、且命移住玉島者、君之高祖諱某君也、其家益富、屢出財以供公府、格祿荐進者、君之曾

祖諱美重君也、克繼其事、公家之遇加隆者、君之祖諱美哲君、考諱武哲君也、職承財用之務、兼與鈔局之事、三役於浪華、以效其績者、君之所以繼祖考、勤于公家也、歲甫十六、以蔭爲大小姓格、賜俸三口、二十四承嗣、爲馬廻格、賜俸二十口、又進爲吟味格、後改口俸、賜祿百石、爲奉行格者、君所進之資級也、賜物之多、或踰父祖、而先公巡部、一臨其家、親書扁額、以賜之、今公亦一臨、賜以條幅者、君所受之殊寵也、強健君之身也、豪爽君之性也、弓馬劍槍、及臨池之技、皆能之、而書則師顏魯公、射則學某流、常設日課、

以至晚年不已，是君之所尤嗜也。招延儒生，聽講經史，或茗飲會賓，吟詠終日，是以交朋遠客，門不絕迹。是君之所常樂也。某氏無子，先歿，某氏生一璋，三瓦君之先後配也。生於享和辛酉，歿於嘉永辛亥六月十日。中間五十有二年，君之齡也。窆已成矣，上建巨石，持狀來請爲之銘者，君之嗣子行啟也。不辭其請而銘之，且因狀叙其略者，君之舊知松山山田球也。

先妣西谷氏碑陰記

嗚呼！我先妣之歿，以文化戊寅仲秋念七，遙遙星霜，今始得修其碑，蓋有待而然也。妣西谷君諱信敏之

女，生於本州小阪部，配我先考，生球及弟妹各一，考常痛家本武門，中葉衰落，久混農伍也，使球自幼從松隱丸川先生學文，屢戒以繩祖興家之事，則妣必自傍贊之，一日撫球髮告曰：佳兒必克成父志，然崛起乘勢，鮮弗顛躓者，汝而令終，吾願足矣。球時髻鬣，銘肝不忘，妣歿前旬餘，羸僊在蓐，尚促球往師家，球就其枕上，拜別涕泣，則失叱去之。既而聞疾革，深夜馳還，已屬續矣，齡僅四十，考亦以其翌歲歿，球甫成童，茆茆孤弱，然每憶二庭平生之訓，悲憤填胸，是以奮志困學，遂以儒釋褐於本藩，荐歷顯要，至參藩政。

文久二年在江戶、被召謁大將軍、尋謝疾致仕、養弟
之子爲嗣、然恩遇優渥、藩有大事、必與議焉、平居得
歸鄉優游、養老、則當日撫髮之訓、於是乎纔得答、而
茲碑之有待於今日、豈得已哉、妣來歸之初、家尚窘
乏、助考治產、勤苦萬狀、後雖稍裕、竹筭布裙、儉素如
舊、至於給球學資、毫不顧惜也、球之拙劣、賴其遺資
以成業、得至今日者、抑亦誰之力歟、因併錄以記罔
極之德焉、慶應三年秋八月、六十三齡老兒山田球
拜撰、

野崎常太郎墓碣銘

東備兒島豪族曰野崎氏、今主翁曰武左衛門、諱附、
世居味野邑、邑本有小鹽田、至翁大拓闢之、更創一
場於其東、分其名爲東西野崎、歲煮數十萬、販於四
方、味野之鹽、遂名于世、兒島西岸沮洳曠衍、翁建議
於官、築堤埋汙、悉變爲沃野、所謂福田新田者也、世
以此二役、稱翁之材、而其子常太郎君幹、盡之力、益
居多、君穎敏夙達、其助翁成功、皆在少弱之時、而不
幸夭折、翁痛惜弗已、自作之傳、寄示余、請銘其墓、兒
島屬我鄰邦、故余時經過、目擊其成功、今又讀所寄
之傳、知墓銘之請不可已也、因據傳叙其略曰、君諱

彌常太郎其稱生於文政癸巳之歲天保丙午秋海
大溢所在鹽田悉壞西野崎寂甚翁日出脩之君在
家代治事使翁無內顧之憂田皆速復舊時年甫十
四人皆竒之越五年庚戌始闢東野崎翁又往居之
使君居守經營三歲所費踰二萬金君支給不貲然
事屬草創出鹽尚微每折其本翁憂之君代往視每
月焦心困躬脩理之竟成好場地矣嘉永戊申之歲
福田之役起時潮屢溢崩堤壞田弗已君又從翁往
督役拮据經年費金亦若干萬萬頃完成畫村里造
屋廬民居錯落煙火相連官賞其勞命爲之里正嗚

呼君治產興業以裕其家者夙見其效而供役恪職
以報國者亦能如此若假之以年使其究竭材力所
有則益於世利於人不可測量而夭折不遂此一世
所共痛惜而豈翁之私情而已哉爲人直而溫強記
多藝自幼善事父母不違其意奉上以誠待下以恩
務本治業之暇吟哦風流自娛其所爲皆出尋常蓋
性之美材之良自有過人者此亦可不重惜哉歿在
安政二年夏四月十八日齡三十有五初娶中備阿
賀郡庄氏生三男一殤氏先歿繼娶同郡太田氏生
一子銘曰

偉矣厥功、父樹子輔、子也先亡、令名歸父、父不忍受、錄實撰詞、以圖不朽、桓桓豐碑、子孝父慈、互濟其美、此亦可紀而傳、何獨厥功之偉、

芳齋植田君墓碣銘

尊宗篤族、古道所重焉、士有隸子弟、庶人有分親、保盛而救衰、唯其力是賴、世降俗澆、恩缺情疎、人皆歎斯道之廢、而殊不知自非材德無全得其人、而委托之、其將何所倚賴焉、或迂愚誤人、或奸智利己、適足以損盛而益衰矣、宜古道之難行也、獨如芳齋植田君、幹蠱於宗家、乃其人也歟、君諱方鄰、芳齋其號、稱

助右衛門、中備倉敷邑人、植田氏、世富貲財、爲邑之著姓、君即其支族、考諱方邦、妣伊丹氏、生九齡、喪怙、十一喪恃、宗家主龜洞翁收養之、因稱翁爲父、性謹恪、克孝事翁、翁天資恢濶、不屑治產、別築室於新田、以居焉、君年甫十六、司營築之功、既足以觀其才幹也、時爲文政癸未歲、爾後每代翁理家務、天保丙申、翁有東都之行、令君總管百務、戊申爲邑副長、庚子爲正長、嘉永甲戌大水漂損田宅、所喪特夥、因釐革家計、大圖興復、甲寅再革、益修其闕、至於壬子歲、復於支族之舊、別戶移居焉、慶應丁巳又爲宗家大革

其家法、明治己巳又大水爲害、而家計泰然無虞、辛未十有二月念一日以病歿、距生文化戊辰六十有四歲矣、葬于妙見山先塋之次、君配槁野氏、生男女各四、長男殤、次稱孫太郎、龜洞翁之子文四郎承翁之後而無子、因爲宗家之嗣、三四皆殤、長女亦殤、次嫁大島氏、第三女養三上氏之子鶴次郎、以配之、無幾病歿、以四女繼室、亦夭、又繼以難波氏之女、以承君之後焉、君之在宗家也、其處事務嚴而有法、儉而不吝、約於己而裕於人、其治資產、審盈縮之計、而制出入之節、深思遠憂、豫備不虞、皆足以爲永世之法

矣、龜洞翁輕貨好施、愛客廣交、而財不爲之屈、亦使從其所好、樂以終身矣、平生行履、必質於老成、有學識者、而後施爲之、是以事無過舉、人心悅服、自鄉閭富戶、以至邦國官吏、來詢理財之方者甚多、而人人有所裨益矣、君歿之前後、海內氣運丕變、朝政一新、都邑豪族偷惰驕逸、因循舊習者、大率不免失產敗家、而植田氏家聲儼然弗墮、皆君之力也、可不謂材德兼全之人哉、抑龜洞翁之於君、撫養之恩至渥也、又知其爲人以委托之、而君效績之著、如此其盛、足以報其德矣、嬾美相濟、是亦世所希覯者矣、嗚呼設

使今之人宗族相與、取則於植田氏、安危存亡、必賴其力、其亦奚憂於古道之難行焉、余之於君無半面之素、及其歿、同邑人林易安寄狀於余、請銘其墓、而與林氏相通之久、其請固不可辭焉、且反覆其狀、古今之感有不能已者、乃叙之、係以十二韻之銘、銘曰、
嗚嗟茲植田氏、鄉之財雄、去奢從儉、轉替致隆、夙幹父蠱、有芳齋翁、稟生支屬、竭力本宗、澤流孫子、行達家邦、翁之云逝、疇追厥蹤、哀彼末俗、非狡則憊、親戚相忤、兄弟弗容、視之懿德、庶可啟蒙、珉石紀實、以傳無窮、鼎鑑有耳、人豈皆聾、名門右族、盍

聞翁風

井田村碑
井田之村在東備和氣郡海灣、距閑谷黌舍二里許、寬文中舊國主芳烈公所創闢也、蓋曾聞之、公之創黌舍也、謀附學資之田、而不欲闕版圖之舊、因相地於近海、築隄捍潮、墾治斥鹵、以為沃土、乃畫一井於其中、溝洫阡陌廬舍之設具備矣、後又加以一井、兩井之田、凡十八町三段七畝十八步、其餘為井外之地、置民課耕、戶口年殖、儼為一鄉、命以其名、於是舉閑谷之田以附黌、補版圖之闕以新闢之地矣、是村

之所以創焉、而公之崇尚古道、施政化民、亦可以觀其
其一端也。明治乙亥歲、余之寓於黌舍也、村民數四來請曰、自我井田之始闢也、民皆耕織於其中、以生育子孫、于今二百有餘年矣、皆公之賜也、吾儕小人無以報其德、且歷年之久、經界壞圯、將無知其所以由焉、願及于今、建碑於田間、示公之德於無窮、乞子之文以記之、余於是喟然歎曰、善哉、村民而有此請也、欲示公之遺德於子孫、則公而有此舉、不可不明其意也、善學古者、唯取其意、而不泥其法、以通今之變、夫井田之法、不可復於今、雖西土之人、皆知之矣、而

況於我邦乎、而況於學通古今之變、如公乎、至於取其意、則異於此、制產授田、欲上下相親如父子而已矣、同井並耕、欲鄉鄰和睦如兄弟而已矣、是則治民化俗之要、其法不可復、而其意終不可更也、公平生竭力民事、唯守此意、不敢失墜、是以德被一世、而澤及後人、如其闢土畫井、則適當營學田之時、模擬其形、以示其意之所由來而已、不然、區區二井之田、畫之僻鄉之隙、而竟不可行于世、徒供好古者之一觀耳、公之英達、而爲此無用之舉、之謂乎哉、今夫一鄉之民、鮮知井法之爲何物者、而唯慕其遺德之深、建

碑之舉、衆議如一、所謂上下如父子、鄉鄰如兄弟者、依然存焉、信乎化民之道、在意而不在法也、使爾子孫永奉此意而勿忘、則世世相傳、不負於爲井田之民、經界存亡、又奚足謂哉、抑余之寓於此、務欲使學者明公興學化民之意、以遍及鄉閭、而今村民之請先獲我心者矣、焉不喜而記之、於是乎叙其言以授焉、

卧牛亭碑銘

翼然一亭、移自何處、卧牛之阿、明農之圃、其圃維何、我公別墅、公之東遷、有亭無主、爰移爰置、于茲高岡、

攀岡瞻望、我心悲傷、星移物換、墅廢圃荒、唯亭長在、比彼召棠、昔公登亭、眺臨城市、士庶群居、視之如子、流澤洋洋、實源於是、勿壞勿傾、愛護千祀、

祭楓溪木山先生文

維歲次壬申春三月、辱知後生山田球、來拜於楓溪木山先生墓下、繙其所嘗撰大名世紀八卷、奠以一甌之茶、一盃之菓、一爐之香、謹告其靈曰、嗚呼鶴駕一去、星霜幾遷、夕陽墓下、宿草芊芊、望之痛哭、淚滴黃泉、踰禮過哀、胡爲則然、蓋球之於先生、有大負於生前、恨悔無已、作此悲酸、魂兮有知、請一陳之、嗚呼

先生文才天授、藻思湧雲、加之識見之卓、學問之純、三長所蓄、不得不發之於史編、乃一部世紀、巨筆如椽、編年時於二十紀、列郡國於三百藩、儼乎一代大典、歷千秋足以傳、然而心不自憚、周爰致咨詢、延及球之孱劣、告之特諄諄、奉命以來、朝披夕繙、校閱之業、不敢不勤、獨奈大疑一生、衆惑成群、俗傳之難辨、或偽或真、物論之易偏、孰忠孰姦、未能一言進益、竟致數歲遷延、嗚呼球之負先生、此其所因、而其罪不可逃、其情或可原、魂兮有知、請再陳之、夫史筆之難於千古、先哲之所具論、至於以今人紀今世、更爲難

中之難、闕里之修魯史、異辭於見聞、昌黎之拒唐紀、托禍於天人、豈唯凡庸之惶懼、至聖大賢亦云逡巡、且夫脩史之採群籍、尚該博而要精、掄彼霸府之立政、軍國餘習未浚、史局之設未全、上事忌諱、官府之策深秘、下好訛譌、野乘之說寔繁、獨新井氏之作譜、奉主命弄文翰、務華失實、多是粉飾諛言、况屋代氏之續緒、拾簿記便覽、觀存小遺大、雖以先生之學之識、不得不以斯二典爲抵根、則其不憚於心、未嘗不爲是、而球之不苟於奉命、亦以苦此紛紜也、唯此紛紜之難解、欲待一日侍筵、而質彼疑惑、究其本探其

源、何圖時運之日趣變、世路之益多艱、心每在於先生之側、足不能造先生之門、而一朝訃音、忽到耳邊、驚愕起立、呼地號天、今也時定世恬、身亦幸閑、始移杖屨、來問水溪之濱、寂寥林麓、空見三尺苔墳、嗚呼私情之鬱於我懷、吐露茲殫、而公議之係于先生、痛惜尚存、魂兮有知、請三陳之、先生之逝、今實幾年、世運之移、疾於飛丸、赫赫霸業、滅為灰塵、巍巍藩臬、夷為桑田、嚮所謂難中之難、言之無諱、筆之亦安、縱令天有意於成斯書耶、乃降先生於茲辰、八卷之著、體裁一新、縱橫之筆、壓倒馬班、寬嚴之議、凌駕徽溫、泝

於開府之源、慶長發端、到廢藩之終、明治告竣、不問成敗、忠正由之雪寃、唯明是非、姦邪為之褫魂、豈帝史乘範型、實是經傳翼輪、雖球之不似、贊一辭於其間、則下問之切、或足以答萬分、獨悲辰與志背、天與人懸、玉樓記長、難逃帝命之尊、修文任久、其奈冥職之煩、悠悠蒼穹、不見面容之髣髴、茫茫黃土、徒賤涕泗之潺湲、嗚呼哀哉、尚饗、

西多器與，動神兵，為山，寶，...
 之，獻，對，教，善，字，不，長，而，容，...
 八，然，正，終，時，身，推，強，帝，命，...
 開，限，不，開，於，四，是，天，以，答，...
 文，乘，謙，德，實，貴，難，辨，其，難，...
 知，其，由，五，由，其，言，實，助，...
 方谷遺稿卷中終

